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二集 第十五卷 昌司憐才慢注祿籍

塞翁得馬未為喜，塞翁失馬未為憂。 須知得失循環事，自有天公在上頭。

話說世上目前事體未足憑據，直要看收梢結局，方才完全。世上眼界小之人，見目下富貴，便就揚揚得意，只道這富貴是長生不老香火，不知一朝跌磕，那富貴還是個虛體面；見目下貧賤，便牢騷感慨，跌腳捶胸，不知一朝發跡，那「貧賤」二字不惟磨難我不倒，還受用這二字的好處。奉勸世上的人大著眼孔，開著心胸，硬著脊梁，耐著性氣，切莫把目下之事認做真實，只看塞上翁得馬失馬之說，一毫不錯。真是：

福兮禍所倚，禍兮福所伏。

且說一件好笑的事，做個人話。卻說周世宗末年，有個陶谷學士。這陶谷少年時節，生性便極其慳吝，不肯輕用一文錢鈔。一日夜間，被陰府勾攝去，眾鬼使對陶谷道：「奉命與你換一雙眼睛，你肯出多少錢？我這裡眼睛都有定價，你肯破些慳吝，與我百萬錢麼？」那鬼使用手望地下一指道：「這一堆眼睛都是百萬錢之價。你若肯與我百萬錢，我便與你這一等的眼睛。」那陶谷素性慳吝慣了，怎肯出百萬錢買這一雙眼睛，便半日不作聲。這鬼使見陶谷不做聲，便又道：「你出百萬錢買我這雙眼睛去，不虧負你，休得慳吝！」陶谷又不做聲。側邊又走過一個鬼使來道：「你既不肯出百萬錢買他這一等眼睛，只出十萬錢買了我這一等眼睛去罷。」一把扯陶谷過來，指地下一堆眼睛道：「這一堆眼睛都是十萬錢之價。」陶谷打一看時，見滿地一堆都是眼睛，骨碌碌的都有光彩。陶谷暗暗的道：「我自有一雙眼睛，好端端的，沒些緊要破費十萬錢，買這一雙眼睛去做甚，難道面上要四雙眼睛不成？留下這十萬錢好做人家。」遂又不做聲。這邊又有一個鬼使道：「他既不肯破費錢財，我只得將這一等眼睛白白送一雙與他罷。」道罷，眾鬼使一齊走過來道：「是。」只見一個鬼使就這一堆裡拾起一雙彈丸，雙手把陶谷舊眼一齊摳出，把這一雙彈丸納將進去。陶谷疼痛莫當，大叫一聲，撒然驚醒，伸手去摸，雙目都腫。次日起來對鏡一照，變了一雙碧綠色琉璃眼睛，與舊時大不相同。人人都道：「這雙眼活像廟中小鬼一樣。」過了幾時，路上遇著相士陳子陽道：「好一身貴相，骨氣都好，卻怎生有這一雙鬼眼，終身不得顯達。」陶谷懊恨無及。後來宋太祖受了周禪，朝班已定，未有禪詔。陶谷學士將禪詔出諸袖中，宋太祖心中薄其為人，遂終身為翰林學士，再不遷其官爵。陶谷甚是怨恨，所以有「年年陶學士，依樣畫葫蘆」之諺。

看官，你道一個極貴之相，只因「慳吝」二字換了一雙鬼眼，終身受累。我浙江也有一個人，只因一句話上說得不好，昧了心田，卻被紫府真人拿去，換了一身窮賤之骨。虧得後來改行從善，洗淨驕傲之性，學做好人，文昌帝君愛其才華，重新奏聞玉帝准與祿籍，宛宛轉轉，又有許多妙處，以聳天下聽聞，待在下慢慢說來，便知端的。有八句詩為證：

拋擲南陽為主憂，北征東討盡良籌。

時來天地雖同力，運去英雄不自由。

千里山河輕孺子，兩朝冠劍恨譙周。

餘岩下多情水，猶解年年傍驛流。

這八句詩是羅隱才子題諸葛亮籌筆驛之作。那羅隱在唐朝末年，是東南第一個才子，懷才不遇，終身不能中得一個進士。後來將就做得一官，於他生平志願，十分不能酬其一分，以此每每不平，到處怨歎。過諸葛亮廟，有感而作這一首詩，說諸葛公這般才華，可以平吞天下，混一中原，只因遭時不濟，有才無命，不能成其一統之志，卻又年命不永，營中星殞。這樣一個頂天立地的漢子，究竟與命抵敵不過，那怕共工氏發惱，頭撞倒了不週山；巨靈神奮威，斧劈碎了華山石。所以他有感而作。看官，你道這羅隱是那裡人氏？他是浙江杭州府新城縣人，字昭諫，別號江東生。他與吳越王同時降生。未生之前，有兩條紫氣沖天：一條紫氣降於臨安，生出吳越王，一條紫氣降於新城，生出羅江東。這羅江東生將出來，學貫天人，才兼文武，聰明穎悟，出口成章，有曹子建七步之才，李太白百篇之賦。只是一著：生性輕薄，看人不在眼裡。一味好嘲笑人，或是俚語，或是歌謠，高聲朗誦，再也不怕人嗔怪，遭其訕笑者不一而足，因此人人稱之為「輕薄羅隱」。但是他說出來的話，又有些古怪，或好或歹，都有靈應，就像神仙的讖語一般。遠在數百年之外，近在目下，聲叫聲應，至今千來年，浙江人凡事稱為「羅隱題破」者，此也。以此人人忌憚他那張嘴，不敢惹他。

不要說世上人怕他，連那鬼神也都怕他這張嘴，凡庵觀苑寺之中，那些泥塑木雕的神道，他若略說一二句，准准應其所言：若是說好，便就靈通感應，香火繁盛起來；若說不好，便就無靈無感，香煙冰冷，連鬼也通沒得上門來了。羅江東初年不信鬼神，一日走到祠山張大帝廟裡，見殿宇雄壯，心上不平，取出那枝百靈百應、光閃閃、寒簇簇、判生死的筆來，題二句於壁上道：

走盡天下路，平生不信邪。

方才寫得這二句，還未完下文，忽然背後一尊神道奪住手中這枝筆，大聲喝道：「汝把下文這二句做得好便罷，若做得不好，我便擊死汝矣。」羅江東回轉頭來一看，就是黑臉鬍子張大帝。這一尊神道，身長數丈，威風凜凜，電目巖巖。羅江東驚得一身冷汗，慌慌張張，只得續寫二句道：

祠山張大帝，天下鬼神爺。

寫完，那尊神道方才放手而去。自此之後，廟中香火更盛。後來走到烏江項王廟內，見項王相貌猙獰，手中執劍而坐，怒氣不消，猶似昔日與漢王爭天下之勢。羅江東服他是個好漢，題一首詩於壁上道：

英雄立廟楚江濱，叱咤風云若有神。

對劍不須更惆悵，漢家今已屬他人！

此詩題罷，泄了項王千餘年不平之氣，手中寶劍即時墜地。羅江東見其靈異，作禮而出。

羅江東詩才神速，點韻便成。少年之時，手中戲拿一個小磬，賣詩為名，限定磬聲完為度。有人要他做新月的詩，以「敲、梢、交」三字為韻，一邊擊磬，一邊吟值：

禁鼓初聞第一敲，臥看新月出林梢。

誰家寶鏡新磨出？匣小參差蓋不交。

磬聲完而詩已就矣，其敏妙如此。又長於對句，凡人有對不得的，到他口中無有不對之句。藥中「白頭翁」，他便對「蒼耳子」；「玉玲瓏」他便對「金跳脫」。那「金跳脫」就是女人手上金鐲子是也。又有句道「近比趙公，三十六年宰相」這句，人再對不來。羅江東道：「何不對『遠同郭令，二十四考中書』？」這就是郭子儀故事，他在中書歷二十四考。其對句之精妙如此，真奇才也。但他生於窮寒之家，生計甚是寥落，家中一畝田地也無，又兼唐朝亂離之後，德宗好貨之主，田地上賦稅極多，人家一發不敢有那田地。羅江東自小只帶得這幾畝書田來，濟得甚事？真個饑不可食，寒不可衣。果是：

聾盲啞家豪富，智慧聰明卻受貧。

他早年喪了父親，守著母親過活。那母親不過織布度日，好生艱苦，羅江東只得呆著臉向親友家借貸。誰知世上的人甚是少趣，若是羅江東那時做了官人，帶了烏紗帽，象簡朝靴，那人便來呵呀捧屁，沒有的也是有的；如今是個窮酸，口說大話，不過是賒那「功名」二字在身上，世人只賭現在，不討賒帳，誰肯預先來奉承？俗語道：「若說錢，便無緣。」羅江東向親友一連告了幾十處，大家都不睬，以後見了他的影兒，只道他又來借債，都把他做白虎、太歲一般看待，家家關門閉戶起來。羅江東與母親二人，甚是忿恨之極。正是：

十叩柴扉九不開，滿頭風雪卻回來。

話說羅江東母子二人正在忿恨之際，忽然遇著一個風鑿相他道：「子天庭高聳，地閣豐隆，鼻直口方，伏犀貫頂，目若明星，聲如洪鐘，顧盼英偉，龍行虎步，有半朝帝王之相，切須保重！」說罷而去。這個風鑿卻是豫章人，識得風雲氣色，見王氣落於鬥牛之間，那鬥牛是杭州分野，特特走到杭州觀看氣色，見氣色兩支，一支落於新城，一支落於臨安。遂扮作風鑿到新城，遇見了羅江東是個帝王之相，好生歡喜。那時羅江東母子二人聞得此話，正忿恨這些親友不肯借貸，便忿忿的發願道：「可恨這些賊男女恁地奚落，若明日果有帝王之分，有冤報冤，有仇報仇，定要把這一干人碎屍萬段，方雪我今日之忿。」母子二人忿忿的說了幾日，果然「人間私語，天聞若雷」。一日晚間，羅江東吃了晚飯緩步出門，忽然見四個黃巾力士走到面前，對羅江東道：「吾奉紫府真人之命奉請。」道罷，便把羅江東撮擁而去，來到一處。但見：

煙雲繚繞，琉璃瓦上接青霄；瑞氣繽紛，白玉殿橫開碧漢。門前排幾對白象青猊，兩旁列千百天丁力士。當殿中坐著一尊活神道，事事無差；丹墀下伏著許多橫死鬼，緣緣有錯。日遊神，夜遊神，時時刻刻來報正心邪心、善心惡心；速報司，轉輪司，慌慌忙忙去推天道地道、人道鬼道。有記性的功曹、令史，一枝筆，一本簿，明明白白，注定期年某月某日某時，盡是孽來報往、報重孽深；沒慈心的馬面、牛頭，兩股叉，兩條鞭，惡惡狠狠，照例或殺或剝或春或磨，總之陽作陰受、陰施陽轉。正是人間有漏網，天府不容針。

話說四個黃巾力士撮擁羅江東到於殿前，暴雷也似唱喏道：「奉命取羅隱來到。」那真人便開口道：「羅隱，汝本當有半朝帝王之分，與錢鏐一樣之人。汝怎生便生好殺之心，輒起不良之念，要將借貸不與之人盡數碎屍萬段，以雪胸中之忿？借貸不與，此是人之常情。況此數十家人俱是汝之親友，有何罪過，便要殺害。如此小事，恨恨如此。上帝好生，女性好殺。明日做了帝王，殘虐刻剝，傷天地之和氣，損下界之生靈，為害不淺。連日值日功曹將汝惡心奏聞上帝，上帝大怒，天符牒下，將汝所有帝王福分盡數削籍。說罷，就喚四個黃巾力士過來吩咐道：「可將此人帝王之骨盡數換過。」黃巾力士喏喏連聲，把羅隱扳翻在地，如哪吒太子拆骨還父，剔肉還母一般，根根骨頭抽將出來，一一換過，獨留得上下牙齒不換。紫府真人仍著力士送羅隱回去。羅江東回家，已是五更時分，倒在牀上，大聲叫痛，似夢非夢，早已驚醒了母親，備述緣故。急急起來，對鏡子一看，竟改變了一個人。但見：

天庭偏，地閣削。口歪斜，鼻子塌。皮膚粗，猴猴腳。弔眼睛，神氣撒。遠觀似土地側邊
站立的小鬼，近看一發像破落廟裡雨淋壞滴滴點點的泥菩薩。

母親吃了一驚，羅江東見自己醜陋不堪，跌倒在地。母親慌張，急急把姜湯灌醒，攙扶而起。母子二人懊恨無及，大哭了一場，真一言折盡平生之福也。自此羅江東躲在家內，不敢出門。過了一個月方才出門，左右鄰舍都吃了一驚。羅江東卻再不敢說出，只說病患如此。一日，又遇著前番相士，見了吃驚道：「汝怎生相貌一朝改變至此？定是心術不端，以致陰府譴責。」羅江東只得把前事說了一遍，相士跌足道：「可惜半朝帝王之相。」又把他仔細一相，道：

雖是一身貧賤骨，猶然滿口帝王牙。

羅江東道：「一念之差，折福至此，怎生是好？」相士道：「舉頭三尺有神明，舉心動念，天地皆知。汝若舉一點殺心，便毒霧妖氛瀰漫宇宙，天昏地暗，日月無光，上天怎麼得不知道？相逐心生，心既不好，相亦隨變，此是必然之理。但自今以後一心懺悔，改行從善，步步學好，還好救得一半。」說罷，再三歎息而去。後來訪到臨安，見了錢鏐，許他以帝王之事，果應其言。

羅江東自此之後，一味學做好人，再不敢存一毫不肖之心，真個行不愧影、寢不愧衾。但是他那張口仍舊百靈百應，那枝筆仍舊煙雲繚繞。人雖然憎他醜陋，卻又愛他才華。四方之士，但得他一言半句，就聲名赫赫起來。若是到東南地方，扇頭上沒有羅江東一首詩，便人人以為羞恥，因此名聞天下，願交者眾，金錢彩幣，不時饋送。

那時宰相令狐絢重其詩文，兒子令狐高登了進士，羅江東贈詩一首。令狐絢大悅道：「吾不喜汝登第，喜汝得羅江東之詩為貴也。」其見重於當朝如此。宰相鄭畋有個千金小姐，性通文墨，酷愛羅江東之詩，自己抄寫成帙，圈上加圈，點上加點，朝夕吟哦不輟，遂害了相思之病。父親見女兒鍾情在羅隱身上，暗暗的道：「我女兒雖愛羅江東之詩，卻不曾見其貌。我相府女兒嫁與貧士，雖然不妨，但羅江東相貌極其醜陋，女兒未必中意。我試邀他來飲酒，待女兒簾中一觀，若不嫌他醜陋，我便嫁與他罷。」一日炮鳳烹龍，陸珍海錯，極其華麗，請羅江東來飲酒，特特與女兒知道。女兒知是請羅江東，心中暗暗歡喜，早醫好了八九分相思病症，遂輕移蓮步，緩拖玉佩，悄悄走到珠簾邊一望，看見羅江東猥瑣醜陋，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，吃了一驚，暗暗的道：「怎生恁般醜陋？若嫁與他，枉了一生。我相思差矣。」遂移步而進，再不出來觀看。從此連詩帙都拋過一邊，竟不吟其詩句，把「相思」二字遂輕輕放下。有詩為證：

日夕吟詩酷愛才，及觀標格歎難哉。
從來女子多皮相，一笑須從射雉回。

話說羅江東被鄭小姐選退了這頭親事，人人傳聞開去，都不與他結親。後來有一富人有個女兒，名為「賽珍珠」，是個愛才不愛貌的，情願嫁與羅江東。富人遂倒賠妝奩，羅江東得了這個美妻，又得了若干嫁資，家道充足，恰好遇著錢鏐。那時錢鏐正在賣鹽之時，破衣破裳，蓬頭赤腳，羅江東與他三杯兩盞，結為相知。又時時把錢物去周濟他，錢鏐感激無盡，真結交當於未遇之時也。誰知日後富貴功名，就在錢鏐身上，這是後話。

羅江東自數年改行從善以來，端的無一毫非禮非義之事，善念虔誠，果然文昌帝君托夢道：「子數年洗心易慮，事事可與天知。吾既重汝之改過，又愛汝之才華，已將汝近日之行止盡數奏聞玉帝，玉帝准奏。但今天下多事，未可驟與汝功名，待我慢慢注汝之祿籍可也。」說罷而醒。羅江東自此心中少穩，日行善事，但口嘴輕薄慣了，隨你怎麼防閒，終有失錯。只因一句話上觸犯了當朝宰相，直害得二十餘年不中進士。你道這宰相是誰？就是先前說的令狐絢。那令狐絢本是極愛羅江東之人，但令狐絢學問不濟，羅江東酒醉後大笑道：「中書堂上坐將軍。」譏他不能做得文章之意。令狐絢一日把一件學問來問羅江東，羅江東道：「這個學問出在莊子《南華經》第二篇上，不是什麼怪僻之書，願相公變理陰陽之暇，更宜博覽古書，以資學問。」令狐絢大怒，說他以己之長形人之短，文人無行，宰相之前尚且放肆如此，何況以下之人。若與他中了一個進士，便看人不在眼裡，以此每到科場，就吩咐知貢舉官，不得中羅隱進士。鄭畋幾番要中羅隱，因令狐絢惱了，也便不敢。羅隱甚是懊恨。做二句詩道：

早知此恨人多積，悔讀南華第二篇。

羅江東既惱犯了宰相，進長安科舉之進，又惱犯了一個朝官。這朝官姓韋名宣，兩個同遇於飯店之中。羅江東生性輕薄，凡事不肯讓這個官兒。左右喝道：「這是朝官韋爺，休得輕薄！」羅江東大怒道：「什麼朝官，敢在我才子羅江東面前說，我把一隻腳提起筆來寫了數十篇文章，也還敵得過數十位朝官哩！」韋宣聞得，切骨之恨，又添上幾分不要中羅隱進士之意。因此羅隱這個進士位兒一發不穩了。後來訪得不中進士因此二人之故，然亦付之無可奈何矣！只說：「文昌帝君也會得說謊，原說慢慢注我祿籍，怎生二十多年尚然不中？我今已是半百之年，何年方成進士？難道活到七八十歲時戴頂壽官紗帽不成？」遂寄一首詩與朋友道：

廿載辛勤九陌中，卻尋岐路五湖東。
名慚桂苑一枝綠，膾憶松江兩箸紅。
浮世到頭須適性，男兒何必盡成功！

應鮑叔深知我，他日蒲帆百尺風。

羅江東作詩歎息，誰知文昌帝君果是有些妙處。那時唐朝法紀零替，賄賂公行，關節潛通，有多少懷才抱異之人無由出身。及至出身的，又多是文理不通，白面書生胸中那裡曉得「經濟」二字，並無一個老成持重之人，以此把唐朝天下都激亂了，士人都忿

忿不平。所以黃巢因屢舉不第，亂入長安。後來黃巢誅滅，他手下將官朱溫投降，唐朝封為梁王，漸漸威權日盛，殺害百官，天子拱手聽命。朱溫手下有一個文臣李振，雖比不得羅江東的才華，也是一個才子，少年自負其才，思量取功名如拾芥子一般，不意遭此濁亂之時，誰問你有才無才，只問你有賄路無賄路、有關節無關節，因此羅江東二十餘年不中，李振也二十餘年不中。那李振忿恨這些害民賊道：「當日三國時節，督郵倚勢欺詐劉玄德錢，卻被張飛縛在柳樹上，口口聲聲罵為害民賊，鞭打數百，千古快心。若在今日，一刀砍為兩段，方才心滿意足。俺明日做得張飛便好。」如此發念，不一而足。又因進士裴樞、獨孤損數十餘人自稱名士，搖唇播舌，結黨成群，日常屢屢輕薄李振，說他是伏土蚯蚓，怎能夠得出頭飛騰變化？像俺們有才之人，自然黃金橫帶、白馬任騎，那李振有何德能，敢與俺們一同發跡！李振聞知，咬牙切齒，定要報復此仇，便將一把寶劍磨得鋒快，道：「俺定將此劍砍取諸賊人之頭，等他得知名士結果，方才罷休。」如此磨了多次。後來投在朱溫帳下做了他的謀士，言聽計從，遂將日常仇恨的各官並裴樞、獨孤損三十餘人綁縛起來，取出那二十餘年磨得風也似快的那把寶劍，一劍一個，盡數殺之於白馬驛中，又對朱溫道：「此輩日常高言闊論，自謂清流，可投之黃河，使為濁流。」朱溫知李振報復前仇，遂笑而從之，把諸人屍首撲通的都拋在黃河之內，嗚呼哀哉！李振報了諸人之仇，甚是得意，做首詩道：

廿載磨一劍，今年始報仇。
自謂清流客，今姑付濁流。

羅江東聞知大驚道：「使我當日早中了一個進士，已與裴樞、獨孤損三十餘人同作無頭之鬼，為濁流中物矣。豈非塞上翁得馬未足為喜、失馬未足為憂之說乎？今日這顆頭尚在頸子上，真文昌帝君之賜也。」遂感歎不已，做首詩道：

逐隊隨行二十春，曲江池畔避車塵。
如今贏得將衰老，閒看人間得意人。

後來朱溫竟篡了唐朝天下，改國號為「梁」，都是李振之計。在位七年，淫了子婦，被兒子友圭所弑；並李振也殺了，都是一報還一報之事。這是後話。

卻說錢鏐那時已起兵破走黃巢，誅了叛臣越州觀察使劉漢宏、杭州刺史董昌，有了十四州天下，唐昭宗封為鎮海軍節度使，在於杭州鳳凰山建造宮殿，自置文武官僚，都極一時之選。卻念羅江東故人，未曾中得進士，當日受他好處，至今未報，遂遣官數員齎了金銀書幣，鼓樂喧天，到新城聘他為官，便鼎沸了一個新城，連當日借債不肯借的都一並來慶賀送禮，人情勢利如此！當下迎接羅江東到於杭州，錢鏐王倒屣而迎道：「本是故人，不敢相屈幕下，一以賓禮奉待，或任憑採擇何官亦可。」自此羅江東代書記之任，後為錢塘令。唐昭宗加封錢鏐為吳王，錢鏐上表稱謝，卻命沈嵩草表。那沈嵩是錢王幕下一個極會得做文字之人，表完，錢鏐王付與羅隱一看，羅隱看了道：「此表雖是，但其中說得杭州甚好，此自求征索之媒也。」錢王遂命羅隱另做一篇，其中二句做得甚妙，道：

天寒而麋鹿來游，日暮而牛羊不下。

表到唐朝，滿朝人都道誰有此好文字，定是羅隱之筆，惜乎天下第一個文人卻被錢鏐用了，此是朝廷大差錯處。後來唐昭宗改名為嘩，錢王表賀，又是羅隱代作道：

左則昌姬之半字，右則虞舜之全文。

滿朝文武識得是羅隱之筆。那時諸鎮都有賀表，以此篇為第一。誰知後來朱溫竟篡了唐朝天下，錢王上表稱臣，朱溫大喜，加封為吳越王，賜以玉帶名馬。羅隱甚是不服，勸錢王起兵道：「朱溫逆賊，篡奪唐朝天下，弑君之賊，人人得而誅之，即當興兵十萬以討逆賊，復立唐室子孫，名正言順，何愁不勝！就使不勝，我據有江東吳越十四州天下，不失為東帝。怎生上表稱臣，以為終古之差乎？」錢王道：「我若興兵，畢竟要塗毒生靈。我愛養斯民，豈忍置之鋒鏑之地？況朱溫貪淫之極，不久必有內變！我靜以觀其變，自不失為孫仲謀也。」遂不肯起兵。錢王聽羅江東這篇說話，心中甚是敬重，暗暗的喝采道：「羅隱在唐朝屢舉不第，心中不知該怎麼樣怨恨唐朝，今反勸我起兵興復唐室，唐朝雖負羅隱，羅隱卻不負唐朝，可謂忠心貫日，唐朝之義士矣！『文人無行』，此言謬也。」自此更加禮敬，凡事聽信。

錢王英雄生性，怒髮之時，未免有些偏頗。那時桐廬有個才子章魯風不願仕於錢王幕下。錢王大怒，就把章魯風來殺了。又有關中一個才子吳仁璧，錢王聘他為官，吳仁璧做首詩辭官。錢王惱他，將吳仁璧沉之江中。羅隱心中甚是不服，飲酒之間，做首詩規諫道：

一個襴衡容不得，思量黃祖謾英雄。

錢王見這首詩，甚是懊悔，遂將此二人屍首埋葬之以禮。那時西湖上漁戶日納魚數斤，名為「使宅魚」，若不及正數，必另買來補數，頗為民害。一日，錢王與羅江東飲酒，壁上掛幅姜太公潘溪垂釣圖，錢王要羅江東題詩，遂題詩以寓意道：

呂望當年展廟謨，直鈎釣國更誰如？
若教生在西湖上，也是須供使宅魚。

錢王見詩大笑，遂蠲免了「使宅魚」這主徵稅。羅江東隨事諷諫，錢王無有不聽，都是有益於國家、有利於民生的事。錢王發怒之時，無人阻攔得住，獨羅江東三言兩語便撥得轉。因此吳越十四州都蒙其福德，後來直做到諫議大夫，母親與妻子賽珍珠都受了誥命，晚景榮華，受用了下半世。羅江東足足活至八十餘歲而終，他所著有《湘南甲乙集》、《淮海寓言》、《讒書》六十篇行於世，有詩為證：

莫為危時便愴神，前程往往有期因。
須知海岳歸明主，未必乾坤陷吉人。
道德幾時曾去世，舟車何處不通津？
但教方寸無諸惡，狼虎叢中也立身！